

旅行是最好的检验

北方人乐于在新年去南方旅行,体会季节景象大挪移。不过,去年新年的一次旅行,给我的朋友小蒙带来的不仅仅是一种体验一段记忆,更让他找到了自己的妻子——他们经历一年的相处,于上周结婚。

事情是这样的,小蒙参加的是自己所在城市的青年论坛举办的一次南行,同行者都是论坛上较为活跃的ID的主人,男女各半,小蒙本来暗恋的是论坛第一才女,她在论坛上发布的文字,每每让他有惊艳之感,但他没想到,她真人是这样的——还在所有人聚会商讨旅行细节的时候,她就反复强调她的城市居民身份,不断地提问:“不知道乡下洗澡方便不方便呢?”尽管众所周知,旅途中,有三天时间,大家要住在福建某个古老民居之中。尽管旅行前就已经知道,所到的地方,并没有都铺设着实木地

板,但她依然固执地,穿上了高跟鞋。后来,鞋跟断了,脚崴了,在深山里,小蒙被要求去找个修鞋匠,而所有的男士不得不轮流背她下山,最后,她穿着在乡下集市临时买来的难看的平底鞋,不断抱怨这一趟旅行是多么不值得。

倒是一个相貌平平的女孩子,让小蒙会心,她在火车上和邻座的人相处甚欢,帮助腿脚不便的老人打开水,有旅伴丢了东西,她柔声细语地劝慰。旅行结束,小蒙给她发去了站内信。一年后,他们结婚。

他最后得出结论,爱一个人,准备和她展开更漫长的旅途之前,不妨用小旅行来检验对方。因为,在常态的生活中,人们都能做到滴水不漏,只有非常态的环境里,人才会显示出一直被遮掩着的性格中的缺陷和优点。

同样的理论也适用于男性。我有一个女性朋友蓉,就是在旅行中觉出了自己男友的不妥。一次大理行,他对服务员颐指气使,与售纪念品的小贩胡搅蛮缠,在导游介绍景点时大声接电话,当老乞丐流

浪儿围上来讨钱的时候,他一声呵叱,乞丐被生生推出三丈远。蓉默默看在眼里,默默思忖,自己不是黄蓉,不会武功,有朝一日他耐性耗尽,放下伪装,自己面对的,会不会是“与陌生人说话”的窘境?

甚至不只检验爱情,检验朋友、检验生意伙伴,都可照此办理。朋友包子的小公司刚开张,就顺利地做成了一单生意,他一高兴,立刻组团带自己的合作伙伴和职员们自驾去西藏。一路上接连出现状况,他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终于卸下面具,不断抱怨,对包子展开攻击,甚至准备在无人区的高山上,准备驾车独自返回。包子看在眼里,暗自叫苦不迭,心知此人绝非良伴,早知如此,公司开张前,就该先去旅行。

旅行是现代人的检验伴侣、朋友的最佳场所,如果经此一役,惊觉自己遇到的是好男好女,那么,立刻准备和他(她)展开更漫长的旅途,面对好人,任何的犹豫都是对自己的犯罪。

■韩松落



男人最爱什么样的女人?

最近在看一本书,叫《蔡澜眼中的八婆与美女》。除了文采,看蔡先生的书还有另一重意义,你只要看蔡澜的喜好,就大约知道男性对女性的态度,了解男人这种生物最爱什么样的女人?

蔡澜在序里开宗明义,列出了喜欢的美女条件,“真正漂亮的女人,应该有条件,聪明是最基本的……一看她们的眼嘴就知道,炫耀的光彩是遮不住的,跳得也比其他女子快,因为她们的脑筋不停地转动……个性豁达很重要,凡事不多计较,就没有那么多怨言。和她们分开,也不必怕她们在你食物中下药。爱美的尤其难得。嘻嘻哈哈,令周围的人都开心。再加上爱吃,更是无敌。”

这本书里还真的符合蔡生标准的奇女子,比较典型的那一篇是《韩女》。蔡生曾在一个专栏中提到很爱韩女的原因是有天夜里,两人欢好之后,睡醒,打开门,发现灯光下韩女正在给男人洗内裤……这个细节让我印象颇深,韩女普遍美,又刚烈,但一旦爱上人,又死心踏地,“还有那股要命的柔顺。”在这篇文章里蔡生说起一段年轻往事,他与当年的韩国女友相识在一个伎生屋,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酒吧夜总会之类的地方,开始只觉得她相貌平常,但不料她打得一手好鼓,身轻如燕,跳完舞后还会倒在男人怀里,“胸部一起一

伏”,盛宴过后,更是自荐枕席。细聊之下,才发现她原是韩国最好的舞蹈演员,两人好到也曾论及婚嫁的地步,但最后还是分开,蔡生的解释是“那不是为一个为事业着想的年轻人肯做的事,拖拖拉拉之下分了手。”

原来男人最爱这样的女人,那就是除了美,要聪明、要博学、还要不多话、个性还要豁达,凡事不计较,对她再坏也不要怨言,还要能让周围的人都开心……她还必须有另一样极其重要的品质,那就是得在男人想要她的时候主动投怀送抱,男人不想要她的时候主动撤退,毫无怨言,并且在多年以后,再见到男人,还要满含深情表达依然爱他的愿望。这样的女人,以我阅世之浅,倒真是没有见过。我思索一整晚上,突然豁然开朗。

想要成为男人最爱的女人,只有两种可能。第一就是女机器人,只有女机器人才能达到如此完美,把绝对矛盾的品质都安排在自己身上。第二就是特种职业的妇女,在蔡生这本书里,他欣赏的奇女子,大半是香港酒楼歌妓或者日式俱乐部妈妈桑或者韩国乐妓。只有她们才会如此爱心爆棚毫无怨言地对待男人吧,那是她们的职业。当然,是真是假就很难说了。

好在,男人们不在乎是真的还是假的,他们在乎的只是对面的女人“热情能把冰融化,温柔能把心解开”,管它是真的还是假的!

■黄佟佟

黄佟佟专栏



花言哨语

夸老婆的真诚度

和朋友约了吃饭,打车时遇到一帅哥司机,从言语中不难看出他是个心态极其阳光的人。一路上不停地和我聊天,末了他突然道:说来说去,我觉得你比我小。

他也就30岁左右的模样,我都快奔四了,遂问他是哪一年的,他的回答一出口,很是让我感叹了一番上帝对女人的残酷和对男人的宽容,明明女人是天底下最怕老的动物,可咋就那么经不起老呢?而男人一旦过了30岁,就好像被岁月遗忘了般的,模样定格不动至少有20年左右的光景。

看样子,我不是第一个夸他年轻的人,他很开心地笑了:男人想要保持年轻态,关键要有个好老婆。

然后帅哥司机很是由衷很是真诚地夸他贤惠而明事理的老婆,不知怎的,听他夸老婆时,我特别感

动,为他那位并不知情的妻子而幸福温暖。

我的感动,并不是因为没见过、听过其他丈夫夸自己的妻子。而是,夫妻这种以爱情为契机的人生组合,都被彼此寄予了太多的期望值,生活的琐琐碎碎却又很容易造就一种叫做失望的情绪,它一出场,抱怨和指责便会打马跟上。除了在某些需要表演琴瑟相合才能博取掌声的环境里,在私底下,我们能听到的关于对婚姻对方的描述,大都善言乏乏,虽然抱怨指责之后,并不影响他(她)滚回家去,继续漫长的柴米油盐婚姻。

当然,夫妻对对方的赞美不是没有的,但它的来处,大抵是:媒体上,社交场所,最后一个出处是最荒诞的:婚外情既遂之后。

在媒体和社交场所发生的对婚姻对方的赞美,大都是来自政客或名人,我一直很是固执地认为,政客或名人对配

偶的赞美,或许不是发自内心的对对方的赏悦,而是一种粉饰自身公众形象的需要,那些溢美之词里究竟掺杂了多少水分,只有夸者和被夸者自己心里清楚。

至于婚外情者在情人面前夸赞自己配偶这一招,是最阴险最狡诈的,不过是为日后抽身而逃做个铺垫而已。其一,将配偶描述得美好一些,让情人自惭形秽,开不了索取婚姻的口;其二,万一第一招不奏效,情人逼婚,便可搬出,你是知道的,她(他)是如何的优秀,你让我怎样开启离婚的口?即便我开了口,你让我良心何安?

所以,基于上述种种,那位帅哥司机对老婆的夸奖,便真诚得很。因为,我与他,不过是萍水相逢、无有后续交往的陌生人,他没有任何必要在一个陌生的半老女人面前粉饰妻子。他对妻子的赞美,是发自内心的自然抒情。

■连谏

四姐就是父亲心里向往的夫人

1911年,父亲出生了。父亲的小名起先叫喜儿,过了十天,因为城里叔祖父的女儿——秋妹降生,便将小名改成了双喜。叔祖父在济南有了家,可是这个家没有男孩。那时,我父亲正在家乡的黄土地里玩耍。1917年,父亲满6岁的时候,叔祖父和祖父商量,把他从家乡接到济南,为的是让季家独苗男孩好好读书,传承子嗣。

祖父哥俩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:给我父亲娶两房媳妇,农村里一房,城里一房。在农村的媳妇生的孩子(最好是男孩)归祖父,城里生

的孩子(更希望是男孩)归叔祖父。这样,父亲就坐着驴车被祖父送到了济南城里。于是,济南叔祖父家就有了四口人:叔祖父、小女季惠林和我父亲。后来,父亲的小妹妹季淑林也来到济南,就成了一个五口之家。

叔父和婶母的照顾,令父亲感到极端的拘谨。父亲说,叔父脾气“乖张”,婶母对待他的态度和对待自己的亲生女儿的态度,有天壤之别。叔祖父不是一个恶人,但也无意另眼看待自己的亲侄儿。而且叔祖父平日总是板着脸,很难看到笑容。父亲说,叔父只有在酒足饭饱后,打麻将牌刚好和了一个满贯时,才会露出一丝笑

容。父亲来到叔祖父家,并没有履行过继手续,因此仍称呼叔祖父和叔祖母为叔父、婶母。

不久之前,父亲和我一起回忆往事,就说起当年进城之事。他说,婶母很少给他做衣服,即便做了,给亲生女儿用的料子是府绸,给他用的是粗布。父亲每天要花三个铜板才能吃饱,可婶母偏只给他两个,父亲只有每天饿着肚子。

把父亲接进城,叔祖父的一件大事就是给父亲成亲。那时,我们家租用的是马家的房子。前院由季家居住,后院由彭家居住。彭家有四位兄弟。二大爷和二大娘除了生下我的大

舅、三舅、四舅,还生了三个女孩,就是我的大姨、二姨、四姨。四大爷也就是我的亲外公,生了一个男孩即我的二舅,以及一个女孩即我的母亲,排行第三。还和续弦的夫人生了一个男孩,就是我的五舅。因此,我有五个舅舅,三个姨。当时,我父亲和四位姑娘同院居住,父亲和被称作“荷姐”的四姐关系非常好。她经常到前院和父亲聊天说笑,恐怕心里也已经有意于父亲。在父亲的心里,四姐就是他心里向往的夫人。但后来,两家议定将四大爷的女儿三姐彭德华嫁给父亲。1929年,父亲便与母亲结婚了。



《我和父亲季羨林》
季承 著
新星出版社